

麦里长河

□普凡



翻阅记忆,在长江中游广袤的大地上,巨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机器轰鸣,从麦地里隆隆碾过,伴随那黄灿灿的、一望无际的金光,清脆悦耳,欢快激昂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,村前的喇叭号令千军,全大队近千劳动力在凌晨喇叭声里醒来,踩着星光和露珠,穿村过河,一起上麦地劳作,锄草、施肥、打药、浇水,热烈激荡……

麦子的世界,涌动清新。当绿油油的麦苗迎着春风,铺天盖地呼啸而来,那样一种气势总是鼓胀于胸。许多时候,会在一望无际的麦子地里穿行,昂着头,双手触摸麦子,天地清明,一片洁净。

惊蛰时节,会在麦地里挖满地皆是的地菜,回家后洗净,调上新鲜的面粉,在锅里烙春饼吃。小满时节,会在麦从里扯出野豌豆,放在土罐里,借助灶火慢慢熬煮。那温润的豆香,和着袅袅炊烟,吹遍村庄,炙热记忆的温床。麦子收割季节,则会用剪刀剪些饱满直溜的麦秆,用精细的尼龙

线穿了,一把又一把麦秆蒲扇成为日子里的钟摆,摆去其他物种的侵袭,摆来风雨兼程的圆满。

和着圆满缓缓扑腾的还有母亲做的麦子酱。每年六月新麦下来之后,母亲都会精选一些麦子,洗净煮熟,太阳暴晒,然后密封发酵,一大坛麦子酱封存涌满希望的岁月,并在随后大半年的时间里,徐徐打开,滋养着味觉,是日子里不可或缺的味道。伴随着这味道一起的还有后山腰建的麦芽糖厂。小作坊大味道,土炕土灶,一批年轻知青勤学钻研,多番试验,熬制出来黄澄澄、甜蜜蜜的麦芽糖,馋遍了乡村,映着那一望无际的麦子地,成为那个年代最有色泽、最有味道、最有质感的素描。

后来,土地包产到了户,每家每户各自种自家的麦子,就此与大机械告了别。曾经的机械的轰鸣声,被锄头和镰刀的碰触声替代。那些闲置在大队部里用来耕地、抽水、收割的大型机械,渐渐没了生机,在岁月的销蚀里,已然成了一堆残垣。每每回乡,总会去看那些锈蚀严重的机械,听那上面曾发出的轰鸣声,只是不敢触摸,怕那些作用没得以好好发挥的巨大家伙猛然间活过来,倾诉没完,埋怨没够,然后咬上一口,从此破伤风在身,无从治疗。

一步一回头,曾经的机械就此封存。麦子的世界依然延续,依然冬播、春耕、夏收。种麦的人,一天天老去,新的种麦人又接续上来。麦里长河,应着节令,经久不衰。

那之后,家里养了一台磨面机。曾经在大集体时侍弄机械的父亲,在家里做起磨面的小生意。每每人挑了满满箩筐的麦子,老屋旁的磨面室就响起机器声。等面磨完,年少的我便迫不及待拆了磨面机器,从里面清扫出残留的面粉。一天几次机器声响起,几次拆解机器,十来斤的面粉就装进了面袋。每每想着这样的场景,那麦子的气息,不自觉扑面而来,在面粉的甜腻味道里,生命一次次激活,一次次出彩。

时光斗转星移,当麦地投入产出不匹配,渐渐失去了耕种的兴致;当故乡的老屋因小城镇建设被夷为平地,数着步子确认家的位置,深吸没有麦子,也没有炊烟的气息,忍不住悄然泪下。此时,会不自觉地前望,穿过村门前的池塘和村庄,越过那条叫索子的长河,就到了曾经一望无际的麦场。想着那儿的麦浪翻滚,影像已然是新鲜的,仿若就在眼前,绿波轻徐,黄灿饱满。这饱满,注定人类与麦子的情感接续!岁月更迭,昨日金黄的麦子已随时光流逝而进入历史,今天翠绿的麦子正在灌浆,正待成熟碾成白面供人使用,未来的麦子该还是这般程序,这般模样。人生的目的,想来脱不开麦子,将之前积累的味素和丰盛的养料收集,和着今天细腻的感触和独到的体验,共同在大自然里舞动,为未来绘就一幅丰富的味觉和养分基因图谱,然后走出土地,走向平静。

平静下来,转过身子,背后是山,脚下是黄泥。多年未触摸泥的手颤抖着,在泥里好一番呢喃,一大捧故乡的黄泥随后就进入津门的居所。几经揉捏,以一方泥砚的模样,立于案台上。

想着,有那么一天,那上面会生出一丛麦芽来,携着故乡的季候,麦浪激涌,弹射到日子里,闪着温暖的光芒。

麦里长河,泛起清波,生息长久。

大家V微语

什么时候适合读书

□叶兆言

●4月23日前夕,接到好多电话,说世界读书日到了,你得说几句。说老实话,根据惯例,到了这一天,无非是号召大家读书。我总是会联想到三八妇女节,想到五一劳动节,还有儿童节,这些节日都是用来庆祝和放假。按说读书日也应该这样,给读书人放一天假,咱们不读书了,咱们休息一下。

●世界读书节的设立,当然不是这意思,读书日可不是为了给读书人放假。我们在这一天登高一呼,号召大家要读书,这说明什么,说明大家其实都已经不怎么读书了。这是件很遗憾的事,然而又是现实,现实就这样。怎么办呢,或许也没什么好办法,人要是真不愿意读书,怎么号召也没用,没有能够改变的灵丹妙药。

●因此读书人只能自我安慰,该说的还是要说,该号召的还是要号召。读书是件很美好的事,你不读书,对别人未免有损失。读书跟美食一样,你不去吃,不去品尝,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。骗人读书有点不厚道,但是读书这么美好的事,一个喜欢读书的人,一个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的人,不把它告诉别人,不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,也不好。

●有一个时髦词叫共享,俗话说,有难同当,有福共享,有难同当就算了,还是自己忍受吧,有福,有点什么好事,把它们分享给大家,应该还是很不错的。不管怎么说,读书永远是件美好的事情。还是那层意思,不读书伤害不了谁,也未必伤害了自己,你无非是失去一个非常好的享受机会。有福同享,你真不愿意与一起分享,只能一别两宽。

●电话里非要让我推荐一本书,于是不能免俗地推荐几本。没什么道理,只是突然想到。第一本,王小波的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第二本,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魔》。第三本,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。本来只该应景推荐一本,一下子却想到了三本,说明我也吃不准。一个读书人会喜欢很多书,会爱很多书,还是说老实话吧,哪有什么最爱的书,哪有什么最适合读书的时候。

谈天说地

带孙札记

□谢思全



孙女学习钢琴一年有余,琴行里的老师们听着她说话声音清脆洪亮,建议她学学唱歌。孙女既不识字又不认谱,全凭耳音,学了一两个月,竟然学会了好几首,而且唱得有模有样。

前几天,教唱歌的李老师建议她去参加一个国际音乐艺术大赛。好家伙,我吓了一跳!刚学了没几天,就要去参加“国际大赛”?李老师解释说,参加这种活动肯定不是为了名次,而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胆识,提升“情商”。这么一说,我也就同意了。老师帮她选的参赛歌曲恰是前文里提过她一度唱错的“一只蝴蝶飞呀飞”(《蝴蝶鲁冰花》)。

比赛在即,我陪孙女反复地听伴奏带,她很认真地跟着唱。但到比赛的那一天,孙女还有背不下来的词和接不上的节奏。我心想,即使她一句没唱出

来,在台上站一会儿也算是一种锻炼。

比赛开始了。因为选手很多,比赛程序非常简单,每个孩子拿着录有伴奏的U盘,上台交给老师;然后接过麦克风走到舞台中央,听到音乐就开始唱歌。一些有参赛经验的孩子还会说“评委老师好,我参赛的歌曲是……”

孙女因为最小,安排在第一个上场。工作人员指点她交U盘、拿麦克风,告诉她站到台中央有黄色标记的地方。这一系列指令孙女都听得明白,顺利地完成了前期准备,没有闹出笑话。我坐在台下远远地看着,心里反而有些小紧张。

前奏过去,孙女开口唱了,音调准确、节奏准确、歌词准确……整个演唱过程堪称完美。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,她还摊了一下小手,好像在表示“唱完啦!”,毫无胆怯的样子。

这可把我高兴坏了!原先设想的可能忘词儿、中断甚至晾在台上的情景非但没有出现,孙女反而表现出异常的沉稳和冷静。这使我看到了她性格中独立、自信和果敢的良好品质,这些都是一个优秀女孩成长的基本要素。

比赛结束,宣布结果。孙女得了8.8分,居然还上了复赛名单!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,并征求她的意见是否继续参加复赛。原本以为她会兴奋地表示愿意继续参加,可她居然摇头。经过我的动员,她才答应继续参加复赛。在回家的出租车上,我问孙女,当她站在台上举着麦克风听着前奏准备唱歌的时候想什么了?她嗫嚅地回答说,我……想……要是不唱歌就好了!

出租车师傅不由自主笑出了声,我却无语了……

秋也无言

□许冬林

而我每每站在漫山的红叶或黄叶对面,总觉得自己成了贵宾,得到了无上礼遇。同样的红,红叶比红花一定沉重;同样的黄,黄叶比黄花一定沉重。这叶比花多出来的那一点重量,是岁月的重量,是风雨的重量,是心怀谦卑的思想的重量,是全力以赴的意志的重量……

这么多年,每年秋天,我都会很有仪式感地去山中看树叶,去乡野看树叶,去沙漠边缘看树叶。甚至在城市里,每一棵在秋天变了色的行道树,我都会在心底珍重以待。

我小镇的家那边,也有条银杏路。因为临江,水气重,天也冷得略迟几步。有一年初冬,我和家人晚上散步,路过树下,树下铺满黄金般的叶子,仿佛王宫被拆。彼时空飘着初雪,薄薄的雪片,伴着银杏的金黄叶子,在灯光里漫然飘落。我被那样的一种奇美给惊讶得迈不

动脚步了。

虽然在初雪里飘落,但它依然是秋叶。虽然已是初雪时节,可我依旧对一树叶子的飘落怀着千万不舍。

秋天于叶,那是一个植物登临悬崖绝顶的时刻。秋叶飘零,那是最美的诀别。在最美的时候,诀别。这是植物的智慧。这个诀别的手势来得又酷又凛冽。

可是,到底令人哀伤。令人想见生命之暮,是如此飞速来临。

如果黛玉活到我这年龄,一定会在秋天去扫落叶,去为一树秋叶凭吊。那还会不会再写葬叶之类的歌行呢?大约不会了吧。人到了中年,面对满地落叶,多半是暗自心伤。只是心伤,路过树下,却只是朝也无言,暮也无言。

好像是丰子恺的译著吧,里面有一篇文章里有四个字“木叶尽脱”。这四个字,我爱了许多年。木叶尽脱,最后的繁华,被秋风这老贼,一夜攻城略地搜尽。至此惨败,寥落,身无分文。

可是,败也败得这样身手凌厉。转身就退,绝不饶舌。